

全華叢書



金華叢書



龍川文集卷之一

書疏

里後學胡鳳丹月樵校梓

上孝宗皇帝第一書

臣竊惟中國天地之正氣也天命之所鍾也人心之所會也衣冠禮樂之所萃也百代帝王之所以相承也豈天地之外夷狄邪氣之所可奸哉不幸而奸之至於挈中國衣冠禮樂而寓之偏方雖天命人心猶有所繫然豈以是爲可久安而無事也使其君臣上下苟一朝之安而息心於一隅凡其志慮之經營一

切置中國於度外如元氣偏注一肢其他肢體往往
萎枯而不自覺矣則其所謂一肢者又何恃而能久
存哉天地之正氣鬱遏於腥羶而久不得騁必將有
所發泄而天命人心固非偏方之所可久係也東晉
自元帝息心於一隅而胡羯鮮卑氏羌迭起中國中
國無歲不尋干戈而江左卒亦不得一日寧然淵勒
遂無遺種而愍懷之痛猶有所諉以安也晉之植根
本無可言者而江左諸臣若祖逖周訪陶侃庾翼之
徒皆有虎視河洛之意而桓溫之師西至灞上東至

枋頭又於其閒修陵寢於洛陽蓋猶未盡置中國於
度外也故劉裕竟能一平河洛而後晉亡百年之間
其事旣已如此而天地之正氣固將有所發泄矣元
魏起而承之孝文遂定都洛陽以修中國之衣冠禮
樂而江左衣冠禮樂之舊非復天命人心之所繫矣
是以一天下者卒在西北而不在東南天人之際豈
不甚可畏哉一日之苟安數百年之大患也恭惟我
國家二百年太平之基三代之所無也二聖北狩之
痛漢唐之所未有也堂堂中國而蠢爾醜虜安坐而

據之以二帝三王之所都而爲五十年犬羊之淵藪
國家之恥不得雪臣子之憤不得伸天地之正氣不
得而發泄也方南渡之初君臣上下痛心疾首誓不
與虜俱生卒能以奔敗之餘而勝百戰之虜及秦檜
倡邪議以沮之忠臣義士斥死南方而天下之氣憤
矣三十年之餘雖西北流寓皆抱孫長息於東南而
君父之大讎一切不復關念自非逆亮送死淮南亦
不知兵戈之爲何事也况望其憤中國之腥羶而相
率北向以發一矢哉丙午丁未之變距今尙以爲遠

而靖康皇帝之禍蓋陛下卽位之前一年也獨陛下奮身不顧志在滅虜而天下之人安然如無事時方口議腹非以陛下爲喜功名而不恤後患雖陛下亦不能以崇高之勢而獨勝之隱忍以至于今又十有七年矣昔者春秋之時君臣父子相戕殺之禍舉一世皆安之而孔子獨以爲三綱旣絕則人道遂爲禽獸夷狄皇皇奔走義不能以一朝安然卒於無所遇而發其志於春秋之書猶能以懼亂臣賊子今者舉一世而忘君父之大讎此豈人道之所可安乎使學

者知學孔子當導陛下以有爲決不沮陛下以苟安也南師之不出於今幾年矣河洛腥羶而天地之正氣抑鬱而不得泄豈以堂堂中國而五十年之間無一豪傑之能自奮哉其勢必有時而發泄矣苟國家不能起而承之必將有承之者矣不可恃衣冠禮樂之舊祖宗積累之深以爲天命人心可以安坐而久繫也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自三代聖人皆知其爲甚可畏也春秋之末齊晉秦楚皆衰諸侯往往困於陪臣而不自振當此之時雖如魯

衛之邦苟能舉大義以正諸侯則天下可以一指麾而定也孔子惓惓斯世而卒莫能用吳越起於蠻夷之小邦而舉兵以臨齊晉如履無人之地遂伯諸侯黃池之會孔子之所甚痛也天地之氣發泄於蠻夷之小邦可以明中國之無人矣王通有言夷狄之德黎民懷之三才其捨諸此今世儒者之所未講也今醜虜之植根旣久不可以一舉而遂滅國家之大勢未張不可以一朝而大舉而人情皆便於通和者勸陛下積財養兵以待時也臣以爲通和者所以成上

下之苟安而爲安庸兩售之地宜其爲人情之所甚便也自和好之成十有餘年凡今日之指畫方畧者他日將用之以坐籌也今日之擊毬射鵰者他日將用之以決勝也府庫充滿無非財也甲冑鮮明無非兵也使兵端一開則其迹敗矣何者人才以用而見其能否安坐而能者不足恃也兵食以用而見其盈虛安坐而盈者不足恃也而朝廷方幸一旦之無事庸愚齷齪之人皆得以守格令行文書以奉陛下之使令而陛下亦幸其易制而無他也徒使度外之士

擯棄而不得騁日月蹉跎而老將至矣臣故曰通和者所以成上下之苟安而爲妄庸兩售之地也東晉百年之間南北未嘗通和也故其臣東西馳騁而多可用之才今和好一不通而朝野之論常如虜兵之在境惟恐其不得和也雖陛下亦不得而不和矣昔者金人草居野處往來無常能使人不知所備而兵無日不可出也今也城郭宮室政教號令一切不異於中國點兵聚糧文移往返動涉歲月一方有警三邊騷動此豈能歲出師以擾我乎是固不知勢者之

論也然使朝野常如虜兵之在境乃國家之福而英雄所用以爭天下之機也執事者胡爲速和以愔其心乎晉楚之戰於邲也欒書以爲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于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于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後晉楚之弭兵於宋也子罕以爲兵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以興亂人以廢廢興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繇也而求去之是以誣道蔽諸侯也夫人心之不可愔兵之不

可廢故雖成康之太平猶有所謂四征不庭張皇六
師者此李沆之所以深不願真宗皇帝之與虜和親
也況南北角立之時而廢兵以惰人心使之安於忘
君父之大讎而置中國於度外徒以便妄庸之人則
執事者之失策亦甚矣陛下何不明天義而慨然與
虜絕也貶損乘輿卻御正殿痛自克責誓必復讎以
勵羣臣以振天下之氣以動中原之心雖未出兵而
人心不敢惰矣東西馳騁而人才出矣盈虛相補而
兵食見矣狂妄之辭不攻而自息懦庸之夫不卻而

自退縮矣當有度外之士起而惟陛下之所欲用矣
是雲合響應之勢而非可安坐而致也臣請爲陛下
陳國家立國之本末而開今日大有爲之畧論天下
形勢之消長而決今日大有爲之機伏惟陛下試幸
聽之唐自肅代以後上失其柄而藩鎮自相雄長擅
其土地人民用其甲兵財賦官爵惟其所命而人才
亦各盡心於其所事卒以成君弱臣強正統數易之
禍藝祖皇帝一興而四方次第平定藩鎮拱手以趨約
束使列郡各得自達於京師以京官權知三年一易

財歸於漕司而兵各歸於郡朝廷以一紙下郡國如
臂之使指無有畱難自管庫微職必命於朝廷而天
下之勢一矣故京師嘗宿重兵以爲固而郡國亦各
有禁軍無非天子所以自守其地也兵皆天子之兵
財皆天子之財官皆天子之官民皆天子之民綱紀
總攝法令明備郡縣不得以一事自專也士以尺度
而取官以資格而進不求度外之奇才不慕絕世之
雋功天子蚤夜憂勤於上以禮義廉恥嬰士大夫之
心以仁義公恕厚斯民之生舉天下皆繇於規矩準

繩之中而二百年大平之基從此而立然夷狄遂得以猖狂恣睢與中國抗衡儼然爲南北兩朝而頭目手足混然無別微澶淵一戰則中國之勢浸微根本雖厚而不可立矣故慶歷增幣之事富弼以爲朝廷之大恥而終身不敢自論其勞蓋夷狄征令是主上之操也天子供貢是臣下之禮也夷狄之所以卒勝中國者其積有漸也立國之初其勢固必至此故我祖宗常嚴廟堂而尊大臣寬郡縣而重守令於文法之內未嘗折困天下之富商巨室於格律之外有以

容獎天下之英偉奇傑皆所以助立國之勢而爲不
虞之備也慶歷諸臣亦嘗憤中國之勢不振矣而其
大要則使羣臣爭進其說更法易令而廟堂輕矣嚴
按察之權邀功生事而郡縣又輕矣豈惟於立國之
勢無所助又從而朘削之雖徽章得象陳執中以排
沮其事亦安得而不自沮哉獨其破去舊例以不次
用人而勸農桑務寬大爲有合於因革之宜而其大
要已非矣此所以不能洗夷狄平視中國之恥而卒
發神宗皇帝之大憤也王安石以正法度之說首合